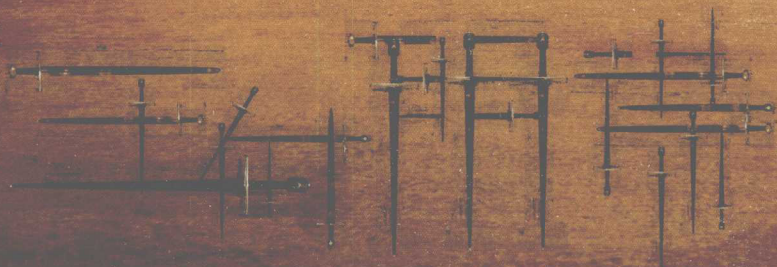




王的阴谋

〔美〕 菲利普·德波伊 著 陈卓 译



THE KING JAMES CONSPIRACY
by Phillip DePoy

王的阴谋

〔美〕 菲利普·德波伊 著 陈卓 译

 复旦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的阴谋/[美]德波伊(Depoy, P.)著;陈卓译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10. 8

书名原文: The King James Conspiracy

ISBN 978-7-309-07475-8

I. 王… II. ①德…②陈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38707号

Copyright © 2009 by Phillip DePoy

St. Martin's Press, LLC as the original publisher of the work

ALL RIGHTS RESERVED

王的阴谋

[美]德波伊(Depoy, P.)著 陈卓 译

出品人/贺圣遂 责任编辑/张旭辉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:200433

网址: 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86-21-65109143

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1.625 字数 283 千

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1 000

ISBN 978-7-309-07475-8/I·563

定价: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THE KING JAMES CONSPIRACY
by Phillip DePoy

王的阴谋

〔美〕 菲利普·德波伊 著 陈卓 译

 复旦大学出版社

谨以《王的阴谋》献给科尔曼神父。在我十一岁的时候,我在他那儿接受了坚信仪式的课程。那时候,死海古卷的消息越来越为大众所知。我还记得,科尔曼神父告诉我这些古卷意味着什么的时候,他是多么激动。“一旦它们被全部翻译出来,我们就可以知道《圣经》真正写了什么。”将近五十年过去了,我继续等待死海古卷的全部翻译和公布于众(还有发现于一九四五年,被视为诺斯替福音书的那哈马地藏书,仍未完全对公众开放),这部书理应献给科尔曼神父。

鸣谢

感谢基思·卡哈拉的特别指导和无私帮助；马利亚·卡尔万尼斯的出色评论；李·诺埃尔的初读以及始终如一的支持；尤其要感谢那位不知名的卡车司机，高速公路上，他在我前面超车并差点撞死我。他的保险杠上有张标签，上面写着“如果没有詹姆士王，就没有《圣经》”。当我看见这一幕的时候，我不再想向他解释安全驾驶的规则，而是打算把那句话的每一处错误告诉他。我没有这么做，反而回家着手写这部书。

王的阴谋

1 罗马 一六〇五年

“血！”世界上最显赫的那枚戒指在桌面上砸出凹痕；戴着它的拳头伴随着每个词一次次地将其猛击入木头之中。“不见鲜血，誓不罢休。”

这是一间密室，比卧室还要小，最后一个词的回声隐隐作响。冰冷石墙边的阴影里，一只黑色的小甲虫轻轻地撞击着墙角。

“但是，教皇陛下，”红衣主教瓦尼特利嘟囔着，他微微举起手来，衣袖颤抖着，深红色的无檐主教帽震颤了两下。“这部书是英语的。谁会去关注它？”

“这本书就够了！”教皇打断了他的话，咆哮着：“如果我们要夺回那个肮脏的小岛，时间就在现在。伊丽莎白在位的话我们永远都不会这么打算，但是詹姆士一直掌握着王位。他是个傲慢的人，现在他打发他的那些所谓的聪明人来翻译这本书。他自信爆棚又精神错乱，时机成熟了。”

“但是……当您说‘血’……”瓦尼特利不知如何以为继。

随着克莱蒙特教皇每一次吃力的呼吸，他的红色斗篷上下起伏。白色半透明的领子在脖子那里形成尖顶。火苗在屋子另一端的壁炉里嘶嘶作响。

“鲜血将会阻止那本书，阻止那本书会破坏詹姆士关于英格兰的计划，破坏了的计划建起一座从罗马直达伦敦的桥梁，那座桥将把英格兰带回教会。在这件事上，如果不是上帝的计划，你也必须至少看见他的幽默。”

这两个人身处的小石屋十分隐秘，唯有教皇最亲密的访客才知道。从

外面无从看见石室的门，它遁形于长廊的石头之中。屋内除了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以外别无家具，固定在桌面上的两支大蜡烛照亮了墙壁。四面的墙上都挂着挂毯，尽其所能地吸收所有的声音。挂毯上织着的刺绣图案是红色的：残酷骇人的狩猎场景。人影在闪烁的火光中好似时动时静。

地板几乎被一张深色的、用极其复杂的图案装饰的地毯所覆盖，这张地毯据说是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从萨拉丁本人那里偷来的。红衣主教瓦尼特利总是想象，他一站上这张地毯就能感觉到萨拉丁的营地。他以前常常竭力向自己解释这种感觉。原因在于超越了他的理解力。似乎这间屋子本身就习惯于刺耳的话。

“是的，”红衣主教设法继续说下去，“但确切的意思……”

“你不必关心确切的意思。”克莱蒙特教皇很喜欢将自己视为一个不耐烦的人：这在下级身上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。“我们已经开始某些计划的行动。这些计划有一部分跟一个叫马伯里的新教牧师有关，他将这些译者安顿在剑桥的基督教堂里。他嘛，在一群白痴中算是佼佼者。但重点在于：剑桥小组里有一个学者是今晚的重点——用哪个词最恰当呢？‘消灭’。在那之后，我们将把我们的复仇天使安插在他们之中。”

这个词是主教熟知的谜语，但是为了确信，他开始问道：“您说关于哪个……”

“这些挂毯真讲究，不是吗？”克莱蒙特把脸转过去。

主教明白了：他的陛下不能说出他首席刺客——他的复仇天使的名字。以此，老实说，在以后的谈话中，主教不能说到他——不能直呼其名——当然也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。主教并不喜欢交付给他的这个任务。他脸色发白，嗓音发颤。

“我将要……要我们正谈及的这个人去英格兰，去杀了……”

“当然不行！闭嘴！”克莱蒙特来回晃着肩膀上的头颅。“只要告诉他，

他是被派遣到詹姆士王的圣经译者中去。要强调‘圣经’。然后告诉他以下这些确切的话：‘麦谷耕耘，轮毂飞转’。”

瓦尼特利感到自己的腹部挨了重重的一拳。之前有多少次他将这样的暗语传达给眼下正在讨论的这个人，随后就发生了残忍的谋杀。

“麦谷耕耘，轮毂飞转。”瓦尼特利重复着，点点头。

教皇微笑着，却并没有去看主教。“我们利用这个人是因为他的天赋——只有他才拥有的能力。他有独门暗伎(*telum secretus*)¹，如果我们有一种戏剧性的鉴别力的话。”

“但我们的教友，他的真正工作……他的任务是……”

“我们之所以把这些管理职责交给你，我的教友瓦尼特利主教，”教皇安慰他说，仿佛是在和一个七岁的男孩说话，“是因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领会事情的重要之所在。然而，你确实很谨小慎微。你必须明白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使英格兰改过自新，将她带回到教会中来。这是上帝的旨意。我们的计划中有一系列步骤，尽管要奋斗多年，也终将会达成我们的目标。”

“是。”瓦尼特利的嗓音出卖了他实实在在的困惑。

教皇向前倾靠，他的脸和瓦尼特利挨得很近，他只不过如耳语一般说话，但他的嗓音却有如雷鸣。

“这将会成为我的遗泽，你明白吗？历史将会记载是我将英格兰带回真正的教会。而这一切始于对这本书的毁灭——詹姆士追求的愚蠢行径。”

主教的鼻孔瞬间感受到了类似于骆驼的气味的侵袭；他的耳朵听到了虔诚的伊斯兰教徒的祈祷。尽管他不会说阿拉伯语，但他坚信那些祷告是在召唤异教徒的鲜血。他的目光触及萨拉丁的地毯。有没有可能是被征服的狂热战士的诅咒萦绕在这块地毯上，影响着这间屋子里所做的决定？这

¹ 原文中的 *telum secretus* 是拉丁文，*telum* 意指飞镖、投枪、箭矢一类的武器，*secretus* 是 *sēcernō* 的被动完成分词(perfect passive participle)，意指隐藏的、隐秘的。译注，全书同。

大概可以解释侵袭着他的感官的奇怪气味,以及教皇那令人不安的激情。

“你在思考吗?”教皇怒视着瓦尼特利,“你打算对寡人的话有异议吗?”

主教立即站了起来,“万分抱歉,陛下。”他探向教皇的戒指,“上帝的计划无比荣耀,您的名字将长存于世。”

教皇伸出手,叹了口气——瓦尼特利亲吻了戒指。

瓦尼特利主教鞠了个躬,转过身去,急忙走向暗门。他把手放在那些冰冷苍白的石块上,透过石块中的一条缝隙,他仔细看了看外面,以确认没有人在外面的大厅。他看见那儿空无一人,便挤过石门,把教皇留在身后。

一走入门廊,瓦尼特利就意识到自己的手在止不住地颤抖,他的发际线里满是汗水。他竭力平息其最大的恐惧:即教皇已经失去理智了。

他减缓步伐,试图弄清哪个更使他胆战心惊:是刚才与教皇备受煎熬的对话,还是将要在意大利与冷血至极的那个男人的谈话。

2 英格兰, 剑桥

没有任何预兆, 执事弗朗西斯·马伯里的睡梦被击个粉碎。

“救命啊! 谋杀! 来人呐!”

他的双眼倏地睁开。他的卧室沐浴在轻柔明净的月光之中。四月的夜晚依旧很冷, 空气残存着对冬天的强烈记忆, 尽管冬天早已离去。

“来人救命!” 呼叫再次响起, 愈发强烈。

马伯里从床单上一跃而起, 裹着一件黑色的夹棉斗篷, 把头挤出那间小卧室的窗户。他周围的一扇扇窗户相继闪烁着, 从漆黑变得光亮, 有人开始叫喊。马伯里跌跌撞撞地退回房间, 停下来穿上靴子, 接着冲进执事房的大厅, 沿着楼梯飞步下行, 不断加快着步伐。

出了屋子, 走入夜幕之中, 一些别的人也加入进来; 面庞在夜色中难以辨别。这是一座普通的院落, 环绕着寂静的石质建筑, 朝着哭喊声奔去的人们打破了这里的祥和。

哭喊声来自于大礼堂, 当马伯里走近时, 他看见其中一位学者爱德华·莱夫利, 站着把住门口。莱夫利穿着精美的锦缎。他戴着一顶醒目的貂皮新帽子和一副黑色的皮质手套, 手套的袖口处绣着猩红色的字母 L, 他的胡子如同一张富人家的床一般整洁而柔软。马伯里在他面前停了下来, 其他人则围在了门口。

“发生什么了?” 马伯里抓着莱夫利的胳膊, 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。

“一具尸体,” 莱夫利勉强含混地说着, “一具死尸, 在那里面。”

莱夫利站到一旁，打开礼堂的门，他的声音回响在死气沉沉的墙壁之间。其他人从他身旁一涌而过，点亮蜡烛，怒气冲冲地低声耳语着。这间礼堂好似一个洞穴，冰冷死寂。远端的屋角在一块比夜色更黑的黑曜石映衬下，显得无比阴暗。空气中仿佛充盈着一根根冰条，扎着人们的手指，刺着人们的面颊。

人们裹足不前，就在他们的前方横卧着一团可怖的东西。片刻之后，一个人大叫起来。别人开始咳嗽或呕吐。

马伯里大口喘气，“天哪。”

一具鲜血淋漓的死尸就躺在一张学者的书桌旁，那冰冷的石地上。

马伯里竭尽全力控制着自己的呼吸，他在脑海中一遍遍地告诉自己他所目睹的并不是事实的，只不过是幻想罢了。但他的理智却十分清醒。

显然莱夫利之前弄掉了一根蜡烛。那根蜡烛斜倚在一张书桌的桌腿旁，仍旧在燃烧，摇摆不定的火光映照着桌下倒在地上的死尸。

单单是一具死尸还不足以让学者们如此惊恐，瘟疫让当时的每个人都曾见过没有灵魂的尸体。是尸体的那张脸激起了人们的尖叫，一看到它就使得人胃里翻江倒海。

那张脸差不多被割了有一百次，皮开肉绽，骨肉俱裂，又深又长的割痕毁去了所有的面部特征，风干了的血色如同烂掉的李子一般。

从面部判定死者的身份是不可能的了。

“看！”罗伯特·斯波尔丁惊愕地大叫起来。他是这群译者中的第二把手，要比其他所有人做更多的文书工作。似乎对眼前这一幕，他并不感到厌恶，而是被吸引住了。他的大衣朴实无华，颜色好似一片枯叶，非常用力地洗过。他指着死者脖子旁边那复杂精细的石楠木十字架。

“那个，我坚信，是哈里森的十字架，”马伯里小声说道。

“而那个肯定是哈里森的紫色背心，”斯波尔丁补充道，冷峻得像一块